

梦中的绿叶□青春不是□
摩天双星的传奇□绵绵不
绝的文脉□从当铺到银行

□知足知不足□中年的感
觉□波特曼之夜□局外身
作局内说□重返文字阅读



长 夜 属 于 你

橄榄 Canario

olive 橄榄科 常绿乔木，又称青榄，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奇数羽大，核果椭圆形，两端锐尖，性喜潮湿，适应范围较广；果实可制皮，核仁可榨油。

青橄榄书系



□为了悟道和娱乐□邂逅
□人生长笛□戏说球迷□
□秋叶对土地的眷恋□给
他们自由阅读的蓝天□男
人不妨做点傻事□朴素的
怀念□精彩与无奈□逸笔
草草寓深意□怀旧的绝唱
□城市梦寻人□关于随笔
热和海上随笔□写作的心
情□自控还是他控

毛时安

上海书店出版社

青橄榄书系

★长夜属于你

毛时安

上海书店出版社

策 划: 黄正民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王震坤

技术编辑: 张伟群

* 青橄榄书系 *

长夜属于你

毛时安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8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80622-474-2 / I · 131	定价: 11.50 元

序：忆 与 思

云飞天不动，船走岸不移。

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过去，只知道有将来，虽然我不知道将来是什么。

那时候，在烈日下可以听到声嘶力竭的长长的吆喝：“光明牌赤豆棒冰，吃哦？”那是我们工人新村的同学敲着木箱在卖棒冰，一根可以卖四分钱。在鞍山新村供销社旁国民党溃逃时留下的碉堡里住着高年级的同学，经常靠拣拾菜皮度过艰难的岁月。这一代人生活的意志，其实大抵是让每一天的困苦和畸形打磨出来的。而我生活在将来的光环里，生活在文字织出的英雄主义梦幻中。想做马特洛索夫、保尔、吴运铎、黄继光。甚至幻想有一个蒙泰尼里式的父亲，可以做出牛虻一样坚毅激烈的反映。有一个冬妮娅这样的女友，可以在雪地里像两军对垒那样怒视、呵叱。五六十年代所有受人尊崇的职业，乡村教师、勘探工人、解放军战士、新疆和北大荒的垦荒人，都是我们崇拜的对象。

（有一位很年轻的朋友，说我们这一代，有种渗透血液的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自虐心理。是很一针见血的批评。）

现在，我知道，那只是因为年轻，没有过去。当人没有“过去”的时候，就幻想将来。而走得时间久了，身后自然会留下

越来越长的走过的路。那路变成时间，我们就叫它为“过去”。

如果说，青年的思想是将来式，中年的思想是现在进行时（他百事缠事，他抚养孩子、赡养老人、追求事业，他无暇他顾），老年的思想是过去时（将来无多，总是沉溺于往事的追忆中）；那么，四十岁到六十岁的思想状态大体是现在式与过去式的混合。

白天我们要全神贯注地对付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在属于自己的夜晚你会突然想起过去某一个飘着雨丝的黄昏，和年轻的恋人一起穿越雨幕，在身后留下一串欢快笑声的时光。在繁忙高节奏工作后的一个闲暇时刻，你会在空中捕捉到一种能勾起回忆的、熟悉的、干稻草般清香的气息，突然沉浸到童年田野小河里摸鱼时水珠欢愉的凉爽中。如今，那些田野小河已在现实中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毫无个性的楼群。但是，那些波光粼粼的小河田沟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流淌，用汨汨的水声抚慰我不再童年的心灵。有时候，过去时代的某一个曲子响起，便会一下把你的记忆砸开一个大洞，带出许多与之相关的情境。那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即，而是可忆而不可及了。

在那些很放松、很自在的独处的时刻，经常有一个声音在追问我，你儿时的同学，都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她和他现在都哪里去了呢？还有她和他现在都还好吗？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时光改变了一切。淹没了一切。它使情感、精神、心理世界揪心之痛的创伤，平复为一块不起眼的疤痕。可是，它无法改变我们的记忆。记忆是属于私人生命的照相簿。它和生命一起走向彼岸。那被高楼埋葬的晨曦初露中泛着些微青光的

静静流向远方的小溪，也只有在记忆彻底封闭时才会完全地干涸。

过去的时光，就像列车疾驰时从我们身边不断后退的窗口里一片片的风景。甚至 80 年代文字写作盛大的狂欢节般的情景，也变成了记忆中昨日的风景。我们面对 90 年代的最后几年。已经可以隐隐听到空中正传来新世纪的召唤。

我思故我在。思在“面对文本的沉思和遐想”的时候。我忆故我在。忆在“路，是人踩着日子走出来”的过去。

向所有的过去致敬。向所有的师长朋友亲人读者致敬。向为出版此书而付出辛劳的出版社和黄正民同志致敬。

1997 年元月 8 日冰封之时

目 录

序:忆与思	1
-------------	---

路,是人踩着日子走出来的

面对废墟	3
为了悟道和娱乐	8
偷吃“禁果”	15
老将的“刚”与“柔”	17
梦中的绿叶	21
丰岛,有颗美丽的心	25
长夜属于你	30
女儿和她的重点中学	33
鼓励孩子走自己的路	36
青春不是..... ..	39
这里也是纽约	41
伟大的精神感召	44
罗丹在高空	47
摩天双星的传奇	50
食·诗·道	53
一个女孩的故事和想法	55

绵绵不绝的文脉	58
她的名字叫嘉定	61
邂逅	65
暮色	68
活出生命的意义	71
机会	80
人生长笛	82
戏说球迷	84
足球真无奈	86
看足球与读小说	89
知足知不足.....	92
不妨孤独	96
展示踏实的人生之路.....	100
秋叶对土地的眷恋.....	108
做人与作人.....	112
中年的感觉.....	115
我们都是正常人?	118
从当铺到银行.....	121
你还认识我吗?	124
给他们自由阅读的蓝天.....	127
男人不妨做点傻事.....	130
朴素的怀念	133
波特曼之夜.....	139

面对文本的沉思与遐想

局外身作局内说.....	149
精彩与无奈.....	153

逸笔草草寓深意	158
怀旧的城市	162
大师为什么修改过去	165
岁岁年年花相似	169
城市梦寻人	176
宣纸上的版纳	179
关于随笔热和海上随笔	182
永远的鲁迅	198
写作的心情	203
重返文字阅读	205
自控还是他控	208
给逝者一点安静	211
上海有群女作家	214

路，是人踩着日子
走出来的

面对废墟

过去的一切，即使充满痛苦，也依然让人神往、留恋。“现在”的人永远不能抛弃“过去”。

这些年我几乎每过一年半载都要回厂去看一次。每次去都要到我曾经工作过的木匠间坐上老半天。木匠间只有一人半高。两道山墙上架着厚厚的板材，有红松、白松，有时还有木质纹理极漂亮、极有光泽的水曲柳、柳桉和来自热带雨林的桉必桐，但不多。在那些孤寂的岁月里，它们是我唯一可以交谈的朋友。用它们没有去净的褐色的树皮、紫色的根须，把我的遐想带到神秘的原始森林中。我不忍心锯它们，不得不看着它们白色的血在我的锯下流出。墙角闷声不响地蹲着一只齐胸高的工具箱，是满师后我自己做的，里面放着我用的木匠家什：粗细长刨，长短锯子，各种尺寸的锃亮的厚薄木凿……冬天中午吃好饭，我喜欢像旧社会街角的瘪三一样，穿一件露出棉絮脏兮兮的棉马甲，蜷着腿钻在箱里打一会瞌睡。有一次做梦，整个世界被我用钉子一颗颗钉在木匠间的山墙上；还有一次我把钉子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天穹上，那些钉子猛然变成了无数颗小星，一闪一闪。

木匠间光线很暗，靠着厂区大道，来往的人——头头、老百姓还有告密者——特多，窗子刷了一层厚厚的白漆。应了

“木匠家的桌子三条腿”，木匠间的门是不知从哪儿拣来的一扇报废的门，马马虎虎凑合上去。门口还有一堵墙。我的“作台”就倚在那堵斑驳的石灰墙边。

就在那里，我上完了人生的第一课。就在那里，我知道生活里所需要的一切原来是可以斧头劈出来的，知道有一个叫梵高的人割下自己的耳朵献给心中的恋人，知道有一个叫别林斯基的批评家，他不是作家却发现了作家。

也许是这些年外面见的高楼太多。每次去木匠间，眼前一黑，总会无意地低一下头，很压抑却很亲切，扑鼻而来就是那股熟悉的气息。让你眼里热、鼻子酸、心里跳。好几次回厂临走时我都对师傅说：“这里还是老样子。”“是呵，没变。”师傅一年年用越来越苍老的声音回答。是的，二十年来这外面的世界天天在变样，独有这小小的木匠间像旋转世界外的世外桃源。也许，它有点——老了，但我们谁都相信，它，就那样了。

今天，我冒着突然袭来的北方寒流驱车回厂。

进厂右拐循着熟悉的路往木匠间去。猛然，一种陌生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心。风停了，血凝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这感觉从哪儿来，我甚至不知道我从哪儿来，我来干什么？木匠间没有了，它终于从这世界上消失了。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废墟：桔红的灰黑的残砖断瓦七兀八突杂乱地丢满一地，石灰的墙基露出朱红的断面沉默但顽强地从瓦砾中冒出来，四四方方如张着的大嘴，向天空诉说着昔日的故事。扭曲的钢筋和圆木横梁像一个个问号感叹号写在废墟的胸前。推土机，桔红的、柠檬黄的在天和地的灰色之间热情而冷酷地从废墟上辗过，震耳的隆隆摇晃着满眼的空旷。远处是闹得无声的江，绿得发灰的树，灰得发白的隆冬的云。这是一片真正的

废墟，一片夷为平地的废墟。这就是我梦牵魂挂的木匠间？就是我把生命中最美好时光奉献的木匠间？它让我到哪里去寻找过去，寻找从前的热情，拣拾那些失落在刨花木屑中的梦，去捕捉刺耳锯声中一缕青春的呐喊？

我慢慢折回。有人告诉我，师傅在大炉间。在大炉间我遇到了和我前后进厂的师兄弟小徐、小谭。他们都是老三届。

“你去木匠间了？”他们问。

“是的。”

“没找到？”

“是的。”

“拆了？”

“是的。”

他们慢慢和我拉起昔日的时光。讲批判无政府主义抓革命促生产讲抓阶级斗争大会那会儿突然从台下人群中揪出一个“阶级敌人”来，讲义务劳动大会战，讲今天的物价今天的工资今天的干部今天的小青年，讲十六铺的“贩子”，讲上海某发电厂几十万瓩电机出事，讲那样多的工厂失火，就像当年我们的师傅摇着头讲我们一样。多么遥远的二十年前的往事和那样浮躁动荡的现实，奇妙地在这炉温馨的火苗前集合。这就是老三届，中国历史只有这辈人是用“届”来称呼的。些许自豪些许悲凉。也只有“老三届”才会这样悲愤得不失豪情地纵论天下。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摆脱不掉这个“老三届”。这是命！谁能摆脱命？每代人都有自己往昔的好时光。好时光永远是短暂的，永远是永恒的。

坐在暖烘烘的大炉间，我突然想起，漫长的冬天，我和师傅一截截把锯刺的木头扔进火炉的情景，松脂和劈柴的爆裂声直在耳边响，一双双手在炉门前反过来又反过去地搓。

“不管到啥辰光，工人最苦。”临末了小徐这样说，小谭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我哑然。

我们都长大了，我们都成熟了。就为这长大这成熟，我们付出了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东西：青春、热情、单纯、理想和信仰，这些让今天青年羡慕不已的东西。不止一次有年轻的朋友用妒嫉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毕竟还有过信仰，哪怕不是你们自己选择的。”“真是这样么？”我常常这样问他们也问自己。我不是个好工人，我只是一个勉强及格的工人。调离的前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木匠间里呆了很久，我把斧头、锯子、刨子、凿子一件件拿出来放在作台上，望着这些朝夕相伴的家什，泪水不禁簌簌而下，滴在斧头上，又顺着光滑的斧头慢慢滑下，滴落在作台上。作台是水曲柳做的，木纹很粗但不吃水，泪水贮一层在木纹里。后来我又一个人来到厂区边缘的小路上。独自一人漫无目标地走着走着。快下班了，路上空荡荡的，只有高高的白杨树在喁喁私语。不知不觉到了黄浦江边，我坐在电缆盘上望着静静的江，江水默默地望着我。无语独坐西风。我不知未来是什么。我既害怕也渴望。

终于让我找到了已经搬走的木匠间。师傅和我说着什么。可是我已经实在没有了那份心绪。我从墙角抽出一根柳桉，刨子贴在上面轻轻沿平面滑过，“刺——”一条肉红色的刨花闪着金属般迷人的光泽，潇洒而漂亮地从刨子上方飘然落下……从窗口望去，隔着那片废墟，是我刚满师时造的厂房。那年厂里大会战，我曾没扎一根保险带，吓丝丝地一个人爬上七层楼高的尖顶，两腿直颤悠，给新装的钢窗玻璃一道道地刮油石灰。“没有钱也没有奖金”，我喃喃自语。“今朝再也不会有人这样做了。要做，就拿钱来。”师傅接着我的话头。听不太真切。师傅的那口牙已经全落了。像那寒风中光秃秃的

老树。

我知道,那废墟会被清除,在那废墟上会矗立起一栋漂亮的现代化厂房。我知道,用不了多久,终有一天,在我们孩子的眼中,我们也会成为过时的废墟。他们会成为“我们”废墟上新盖的楼群。

1989 年

为了悟道和娱乐

我喜欢买书也喜欢读书，德培君让我写篇关于读书的文章却使我犯了愁。好比让一个人谈自己最心爱的人的印象一样，因为过于亲密，有时反而不知从何说起，感觉极茫然，极虚空。

港人金庸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便是以个“书”字开始的，谓《书剑恩仇录》，其实这是一个颠倒的序列，应该是“恩仇一剑一书”。世间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喜乐凝聚为恩，哀怒上升为仇。恩仇郁结冲突付诸实践，便用剑来了结。而超越一切之上的便是“书”。书是由具体人生到抽象人生的转化，是人生和经验世界的符号化，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一种文化积累的象征。从剑到书，人生便跨越一个“坎”，进入了一个渗透着理性之光的世界。

至今我仍然忘不了童年时站在邻居家书柜前那种对书的崇拜和敬畏之情。我对书的极端爱惜，从来不折角，每本书都弄得干干净净服服帖帖，看书时对书品的严格挑剔恐怕都和童年情结有关。所以，我很少向人借书也很少借书给人。我出身在工人家庭。我家对面住着一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一次上他家玩，突然发现他家有一口书柜，比我人高一点，红木的，装着玻璃门。里面一本本立着的主要是政治书籍和